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江山如画，美人如诗，
娉娉世界，步步生莲。

步步生莲

第五卷
出师表
BUBU SHENGLIAN

月关◎作品

太白文艺出版社



步步生莲

BUBU SHENGLIAN

月关◎作品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步步生莲.5/月关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680-836-8

I.①步… II.①月…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8668 号

步步生莲

著者 月关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70 印张 3500000 字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836-8
定价 392.00 元 (十四册)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步步生莲
第五卷
出师表

1	第一百零一章	物是人非
16	第一百零二章	漫下金钩钓鼉鳌
28	第一百零三章	守得云开见月明
36	第一百零四章	柳暗花明
46	第一百零五章	逆天伦
57	第一百零六章	各西东
70	第一百零七章	赴东京
85	第一百零八章	出师表
95	第一百零九章	再面君
110	第一百一十章	想的美
122	第一百一十一章	敲门砖
132	第一百一十二章	娱乐大亨
146	第一百一十三章	四大行首

- 157 第一百一十四章 诗词大比拼
- 170 第一百一十五章 春风得意事事顺
- 183 第一百一十六章 寻春踏青
- 197 第一百一十七章 另筹谋
- 213 第一百一十八章 风风火火
- 229 第一百一十九章 诱
- 243 第一百二十章 娱乐教父
- 254 第一百二十一章 火了
- 266 第一百二十二章 重任与谁赋
- 278 第一百二十三章 晴天霹雳
- 289 第一百二十四章 难办也要办

冬天，正是百业萧条的时候，柳婆婆却很忙。

丁家解库已经换了主人，失去了丁承宗的帮助，没人会再用她这老妇人来洒扫院子了，于是柳婆婆重操旧业干起了牙婆。今天一早看着天气就不好，但她还是出了门，给一个大户人家介绍了个奶妈子，得了五百文的中人钱。

柳婆婆撑着一柄油纸小伞，踏着一地飞琼碎玉，欢欢喜喜到了自己家门，老远就见大门口停了一辆豪华的驷马高车。八名剽悍的骑士牵着马站在马车左右，肩头俱是雪花，也不知等了多久。柳婆婆一怔，脚步便有些迟疑。

可她一个年老妇人，又能往哪里去？再者说，她虽黑白两道都有涉猎，但毕竟年纪大了，顶多做些牵线搭桥的中人之事，还能有谁光天化日的对她不利不成？心中盘算着，柳婆婆便做出毫不在意的模样，慢慢走向自己家门口。

“婆婆……”脆生生的一声叫，车左忽地转出一个少女，穿一件紫色扎腰小短袄，下衬一条百褶八幅裙，未语先笑，上前施了一礼，便甜甜说道，“婆婆请留步，敢问婆婆可是姓柳。”

“啊？啊啊……老身正是姓柳，小娘子有什么事吗？”柳婆婆见迎来一位甜美可爱的小姑娘，紧张的心情这才一松。

“果然是柳婆婆，老爷……”那少女一听，欣笑回头，车上早已走下一位

身着绣金边的赭绿袍子，腰饰玉带，头戴折巾的公子，旁边一个英气勃勃的少年为他撑着一把伞儿。柳婆婆还未看清他的模样，那公子已快步向前，兜头一揖，笑道：“柳婆婆，别来无恙吗？”

“啊，你是……”柳婆婆一双浑浊无神的老眼眨了几眨，待看清了杨浩的模样，顿时面露惊容，两眼也放出光来，“天呐，你是……你是丁……丁浩？”

杨浩微笑道：“在下如今，叫做杨浩。”

“我的天爷，你怎么还敢现身？”柳婆婆左右看看，一把扯起他的手腕，把他急急拉到一边，焦灼地说道，“你怎么还敢来，虽说官府不曾落案，可是李家、柳家都一口咬定是你杀了董李氏和柳十一。你回来的消息一旦落入他们的族人眼中，难保不会有人来寻你的晦气。”

穆羽在一旁冷哼道：“我家大人官拜和州防御使、右武大夫，就算是霸州知府，见了我家大人也要以礼相待，什么人敢来寻我家大人的晦气？”

“什么什么……什么大夫，这位小哥儿是？”

杨浩忙道：“柳婆婆，这是我的贴身侍卫，你不必担心，咱们进去慢慢说。月儿，搀着婆婆，雪大路滑，莫让柳婆婆失足跌倒。”

“是，老爷。”姆依可应了一声，连忙上前搀住了柳婆婆。

待进了房去，听杨浩讲明身份，柳婆婆一拍大腿，惊喜地说道：“我的天爷，原来西北新立的芦岭州知府就是你呀！老身在这霸州城里走街串巷，大户小家地出入，也曾听人说起过你的事迹，可怎么也不敢往小哥儿你的身上想啊。这才多长的日子，你就做了官，还做了这么大的官……哎哟，老身真是没有规矩，您现在可是大官人了，大官人快请上座，上座。”

杨浩连忙拉住她，笑道：“柳婆婆，什么官不官的，在柳婆婆面前，原来的我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你也别拿我当外人。柳婆婆，你在霸州城里耳目灵通的很，我这次回来，第一个就找到你，是有些事想问过婆婆。”

他说着，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沉声说道：“柳婆婆，我的事……想必你已听说了吧？”

“唉，听说了。”柳婆婆也叹了口气，满脸的皱纹堆积得更密了，“老身这一辈子，悲欢离合的事儿见得多了，可是听说了大官人的消息，还是难过了好一阵子。”

“啊？”她左右看看，似有所悟，连忙劝道，“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柳李两家都是蠢笨的村民，再说那元凶罪魁也已被你杀了，以前的事，大官人就别往心里去了。好歹大官人也算是因祸得福，要不是这趟出去，怎么能这般发达呢！”

杨浩暗暗冷笑，柳婆婆虽然消息灵通，可是这种乡间秘闻既不会有人往城里传，也不可能有人把消息传到她的耳中，在她想来，还是那刻薄的恶婆婆整治儿媳，才酿成这样的悲剧吧。她还以为自己此来，是要寻那柳李两家的晦气呢。

内中缘由，他也不想解释给柳婆婆听。杨浩只道：“柳婆婆说的是，杨浩不日就要赴京上任，这次特意绕道霸州，实因有些俗事未了，倒不是想寻柳董两家的晦气。”

柳婆婆一听忙道：“大官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下来！靛颜说句攀附大官人的话，老身与大官人也算有段香火之情，大官人既信得着老身，那没说的，但有帮得上忙的地方，老身头拱地也愿为大官人效犬马之力。”

杨浩笑道：“婆婆言重了，杨浩怎敢这么使唤婆婆。这次来，杨浩也记着婆婆当初对我的照顾呢，因路途赶得急，不曾备什么礼物，倒是准备了些银钱送与婆婆。”

柳婆婆一听脸上更是笑开了花，忙拉他坐下，殷勤地斟了杯茶，探问道：“只不知，大官人有什么事要老婆子效力啊？”

杨浩道：“这头一桩，杨浩想向婆婆打听几个人，婆婆还记得弯刀小六、大头和铁牛吧？”

柳婆婆笑道：“记得记得，怎不记得，当初这三个浑小子为难大官人，被老身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过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听说……后来大官人不但与他们相识，还结拜了兄弟？呵呵，这几个浑小子可是祖坟冒了青烟，方得与大官人结为兄弟。”

杨浩微微一笑：“可不敢这么说，我与小六、大头和铁牛相识于市井之间，结拜与落魄之时，凭的是一腔义气，并不是酒肉朋友，哪敢说谁沾了谁的好处？不瞒婆婆，柳十一和董李氏的确是我杀的，因为身负血案，怕连累了他们，所以杨浩当初不曾与他们告别便匆匆逃走了。如今既到了这霸州城，我想见见他们，可是我与他们虽相交已久，却不识得他们家的门户，婆婆应该知道吧？”

“你说小六他们？”柳婆婆一怔，“他们的家老身自然是晓得的，不过……你想见他们？他……他们三个……不是随你走了吗？”

杨浩一呆，愕然道：“随我离开？这话从何说起，当初匆匆逃命，杨浩自顾不暇，怎么会要他们与我一起离开，他们……不在霸州城了？”

柳婆婆也纳罕地道：“这就奇了，你走了才只三天，小六、铁牛和大头三个孩子便也离开了霸州城。听小六他爹对人说，他的儿子与两个结拜兄弟

要去他乡闯荡，待有了出息再回来。他就这么一说，街坊们也没有不信的，可老身晓得你们之间的情谊，只想他们是随你走了，却不料他们真个不曾与你同行。”

杨浩听了不禁怔在当地。在这城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生于斯、长于斯，哪那么巧，自己才走他们便也走了，莫非他们真是去找自己了？杨浩想到这里心中不由一动：“糟了，我改随母姓弃姓丁氏的事，知道的人可不多，丁家庄的人当时虽听在耳中，也不可能把这个当成话头儿四处张扬。如今连与消息最灵通的城狐社鼠来往最为密切的柳婆婆都不知道杨浩就是丁浩，他们三人又去哪里打听我的消息？他们这一走，绝对找不到我，到头来恐怕真的是要浪荡江湖去了。”

杨浩怔怔地想着心事，柳婆婆却在一旁上下打量着他，杨浩长得原本不差，再经一番打扮，更是一表人才。尤其是这些时日身为芦岭州之主，民也管过，兵也带过，千军万马前面也曾厮杀过，麾下数万军民悉数听他号令，久居于上位，自然熏陶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官威。

柳婆婆可不是个蠢目无珠的乡妇，瞧在眼中，心有感触，不由感慨地叹道：“唉，人命数啊，真是各有不同。大官人年初的时候还是丁家一个管事，如今已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可是那在霸州城威风了几十年的霸州首富老丁家，却是说倒就倒，大厦将倾，獐豕尽散，两相比较，叫人叹息啊。”

“嗯？丁家，婆婆说丁家怎么了？”杨浩回过神来，连忙追问道。

柳婆婆喟然长叹，悠悠说道：“唉，丁老爷忧急而死，大少爷中风瘫痪，这些事……大官人应该都是知道的。”

“丁庭训死了？”

杨浩大惊！他念念不忘这个罪魁祸首，只是碍着丁承宗和丁玉落，始终不曾想好到底要如何处置他才好，此时听说他已死了，杨浩心中没来由地一松，同时却又怅然若失起来。

“是啊，应该就在大官人杀了董李氏与那奸夫之后的第二天吧，丁老爷就暴病身故了。唉，大少爷人事不省，你是知道的，这一来，丁家就落到了丁承业那个祸害手里。”

“丁承业！不错，丁庭训虽然死了，丁承业还在，丁庭训只是个老糊涂，而这丁承业，却是百死莫赎！”杨浩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目光凛凛，闪烁着缕缕寒光。

柳婆婆叹息道：“可惜了，丁老爷用了二十年的时光，把原本是个破落户儿的丁家，变成了如今的霸州第一豪富。临到老来，膝下也算有个能耐的儿

子，丁大少爷那是我这老婆子见过的最有出息的年轻人，要是由他接掌了丁家，没准有那么一天，老丁家就能和唐秦折王四大世家一样，成为富可敌国的西北巨富豪绅。结果，这一对父子，死的死瘫的瘫，丁家偌大的产业就落到了那个纨绔子手中，好好的人家，就这么散了……”

“散了？”杨浩脸颊抽搐了两下，“不会吧，这才多长的时间，丁家说散就散了？丁承业再败家也没这么快吧？就算他吸毒也不可能败得这么快，难道……他嗜好赌博了？”

杨浩还未及问，柳婆婆习惯性地咂咂嘴巴，继续说道：“是啊，散了，往后啊，霸州是没有丁家这么一号人物了。唉，那个败家子儿，把丁老爷辛苦创下的基业都给卖啦，田地、庄院、别庄、解库，听说……就连丁老爷花了大钱建造的那座祖祠，祖宗牌位都让他请了出来，也给卖喽……”

杨浩按捺不住，问道：“婆婆，丁承业变卖家产却是为何？莫非……他嗜赌成性，欠了巨债？”

柳婆婆摇头苦笑道：“那些豪赌败家的纨绔子，老身这一辈子倒也见过几个，他若是嗜赌，那也不稀奇了。奇就奇在，他并不是欠了赌债，而是要变卖家产，往开封府去再立门户。你说说，这不是中了那么，开封人的钱就那么好赚？”

“再说，这做生意总得留条后路吧，丁二少爷原本也是个聪明人，却不知道灌了什么迷魂汤，八字还没一撇呢，先把霸州的基业全卖了。唉！丁老爷死了也好，要不然，也得被他这不肖子活活气死。”

杨浩目光一闪，急问道：“丁大少爷已人事不省，可是丁大小姐还在啊，她……便由得兄弟如此胡闹？”

柳婆婆苦笑道：“家有百口，主事一人。现如今可是丁承业管着丁家的家业呢，丁大小姐一个女流之辈，早晚是人家的婆娘，做得了什么主？摊上这么一个败家的兄弟，也只能气得病卧不起，整日里以泪洗面罢了。说起来，我这还是听徐大医士说的，徐大医士提起丁家如今的情形来，也是惋惜不已啊。”

杨浩心里不由一颤。他恨丁庭训、丁承业入骨，照理说，丁庭训最为看重的丁家基业落得这么个下场，他应该感到快意才是，可是不知怎的，他的心中却有些难过。茫然半晌，他才定神问道：“丁家小姐病了？病得严重吗？”

柳婆婆摇头道：“丁家小姐病得倒不甚重，那位大小姐也是从小习武的，身子强健，底子好啊。听徐大医士说，她这病主要还是心病。唉，她那兄弟

再这么折腾下去，我看丁大小姐也要步她父兄的后尘了。要我说啊，趁着青春年少，容貌又美，早早嫁了人，也不必去管娘家这些烦心事儿。当初啊，胥墨临胥举人就托老身去丁家求亲来着，丁老爷似乎也有那么点意思，这胥举人虽说是个长短腿儿，可家世好啊，又对丁姑娘迷恋的很，她还不如嫁了呢，看看如今被她那败家兄弟给气的……”

柳婆婆唠唠叨叨，杨浩低头想了一想，暗暗打定主意，霍地抬头打断柳婆婆的话道：“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丁家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柳婆婆，我本来想来探望你，打听些事情，然后便去拜见赵通判，如今看来，我到霸州的消息暂时还是不要公开的好，我想先借住在婆婆家里，你看如何？”

柳婆婆连声答应道：“没说的没说的，我这房子虽然破旧，还住得下几口人。大官人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杨浩笑了一笑，说道：“倒也不会太久，婆婆，目下杨浩还有一事，要请婆婆代为打听……”

“你说那猪头解库啊？”

卖干果的高去病喝了口茶水，指着斜对面贴了封条的猪头解库，喷着唾沫星子对穆羽说道：“嗨，就别提了，本来这生意做的好啊，财源广进，别人家瞅着谁不眼红，也不知道丁家那位二公子着了什么魔，一门心思要去汴梁城做生意，把他爹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份基业都给卖啦，败家啊！”

高去病痛心疾首地摇头叹气：“老子要是有这么个好爹，还能不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只要袋中有银钱，什么地方不是花花世界，非得到那汴梁城去？结果，你瞧，连这么赚钱的解库也给转手卖掉了。要说起来倒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花了大价钱盘下丁家这五座解库的不是旁人，是丁家的亲家陆员外。

“陆家的大小姐是嫁给了丁家大少爷的，那位大小姐，可是咱霸州城有名的俊俏娘子啊。可惜红颜薄命，男人双腿断了，又得了急中风，到如今人事不省，活死人一个。你说那么娇滴滴的一个小娘子，以后那日子可咋过……”

穆羽不耐烦地说道：“不愁吃不愁穿的，有啥不能过的。你往下说，往下说。”

高去病翻了他一眼，不屑地道：“小毛孩子，你懂个屁，过日子就是吃喝拉撒？嘿嘿，等你那毛长齐了，你小子就知道了。”

他嘿嘿地笑了几声，转回正题道：“陆家原本是做绸缎布匹生意的，眼看

丁家解库红火，便把绸缎庄子都盘了出去，转手接下了这五家解库。你说你不懂这一行当，那就尽量留用旧人呐，陆员外偏不，当初徐穆尘徐大掌柜的案子犯了，听说许多人都是不干不净的，所以这些人，陆员外一个也不想用。

“蠢呐，瓦子里的说书先生都讲，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看人家丁老爷，那才是明白人，当初罪只及徐大掌柜一个，官司一了，各大解库继续经营，既往不咎。各家解库的掌柜跟伙计们，谁对丁老爷不是感恩戴德，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啊。

“陆员外可好，那些旧人他一个也信不过，想着全部解雇不用，另聘新人，而且还要盘盘他们的账，找找他们的纰漏，只要捞着了他们的把柄，就连辞退银子都省了。算盘珠子打得倒响，可惜要论老谋深算，他比人家丁老爷差着一大截呢。

“新掌柜的还没从外地请回来，他要清算旧人的消息就泄露出去了。那些解库的掌柜、管事们眼见丁家要拔根而起，陆家又完全不懂这一行生意，还想绝了他们的生路，干脆趁着两家刚刚交接，许多账目不清，趁机把账目涂改得面目全非，贪墨了许多银钱货物一走了之了。

“掌柜管事是这般模样，那些伙计打杂也不是省油的灯，上行下效，今天你偷一点，明天我摸一点，没几天的工夫就把个本来红红火火的解库偷得像遭了贼似的空空落落。陆员外气急攻心，大病不起。陆家倒是报了官，官府把这解库都封了准备办案呢，可是能追回来多少可就知道了。陆家这一遭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元气一伤，怕是要败落喽。”

高去病说得兴高采烈，一旁桌上一个穿着棉夹袄、背对他坐着的年轻人听了个一字不漏。待高去病挎起干果篮子，从茶水摊子离开，那人丢下几文茶钱，便也袖着手向大街上踱去，远远站定，望着那贴了封条的猪头解库沉默不语。

片刻的工夫，结完账的穆羽跟了过来，听到身后积雪的“咯吱”声停下，那年轻人回头一笑，淡淡地说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丁承业害人害己，自绝根基啊。小羽，你说我此时找上门去，会不会太狠了些？”

“那有什么？”穆羽满不在乎地说道，“男儿没性，寸铁无钢；女人无性，烂如麻糖，大丈夫就当恩仇分明。大人，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穆羽一个就能摸进丁家，取了那什么丁二少和雁九的狗头回来，以祭老妇人大娘在天之灵。”

那时北方民间称呼府里的夫人多以其地位称呼大娘、二娘……罗冬儿是杨浩元配，穆羽自然要称一声大娘，这个大娘与后代的大娘称呼自不

相同。

杨浩摇摇头道：“取他性命倒是容易，可是那样一来，我心中的疑虑再难明白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么久我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嘛，且等柳婆婆打听了消息来再说。”

两人正说着，姆依可挎着香烛篮子从一家店里赶了出来。她刚往茶水铺子里看了一眼，见杨浩站在街头，便向他急急赶来，说道：“老爷，香烛纸钱、金银锞子，按您吩咐的，婢子都买好了。”

“好，我们走。”杨浩举步便向街口走去。眼看到了自己车驾近前，路口一家店里忽地走出两个人来，杨浩一眼看见，立即一个转身低下了头去。姆依可和穆羽十分机警，知他遇见了不便暴露身份的熟人，脚下并不停顿，仍向车子走去。杨浩恍若一个闲逛的行人，慢慢踱向了一边。

那家皮货店里走出来的正是陆少夫人和兰儿。兰儿头梳双丫髻，一身青衣伴在陆湘舞身侧。陆少夫人穿一件狐领锦绸的棉夹袄，一条八幅湘水裙，步履轻盈，身姿窈窕，那一头乌黑的秀发上一枝金步摇随着她的步态轻轻摇荡，平添几分风韵。

杨浩用眼角匆匆一瞥，见那陆少夫人原本珠圆玉润的身段儿，如今却清减了许多，瓜子脸上那一双黛眉轻轻地锁着，一抹幽怨像轻雾似的笼罩其间。

主婢二人都不曾注意一身寻常男子打扮的丁浩，只听兰儿说道：“少夫人，那条狐狸皮子十分漂亮，很配夫人的模样呢，十两银子当得起的，少夫人怎不买下来呢？听说开封府的冬天也是极寒冷呢。”

陆湘舞轻轻摇头，怅然叹了口气，便向路边停着的一辆车子走去。

杨浩对这位陆少夫人从未起过疑心。陆少夫人与丁承业早有奸情，心虚之下，人前人后便也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所以丁府内外人人都说这位少夫人端庄持礼，谁会疑心她与自己的小叔子做了一路？内宅里贴身侍候的仆婢们纵然有所察觉，这样大户人家的丑事也不是她们敢张扬的，纵然没有大管事雁九吩咐，又有哪个敢胡言乱语，所以杨浩竟是一点不知。

当初他被捉回丁府诬陷成奸的时候，也曾逐一想过可疑之人，但是这位陆少夫人在他脑海中只是一转便被排除了。不只是陆少夫人平常掩饰的好，而是，他想不出陆少夫人诬陷他的理由。丁承业对付他，明显是忌恨他渐受重用，丁庭训似已有意要他认祖归宗，担心会影响了他的利益。

而陆少夫人是丁承宗的元配夫人，她若帮着丁承业对付自己，对她没有半点好处。丁承业一旦做了家主，她这长房长媳更得靠边站，反不如自己这

受了丁承宗知遇之恩的人主事，对她这一房反而要礼敬有加。她本极聪慧的一个人，怎会做出那样愚蠢的事来？

杨浩却未想到，聪明人做起蠢事来，比蠢人还要不堪。陆湘舞一朝失足，将自己的身子付与那浪荡子，就此泥足深陷，反被丁承业那无赖小子以两人奸情胁迫，早就不由自主了。

陆湘舞与兰儿上了马车，便向长街行去。杨浩也上了自己向车行租来的一辆寻常马车，吩咐道：“随那车子出城，但要拉开些距离，莫要被她们注意。”

姆依可眸波一闪，瞧了瞧前边那辆车子，轻声道：“老爷，您识得那个女子吗？”

杨浩微微点头，姆依可眼珠一转，轻声赞道：“真是难得一见的俊俏娘子。”

杨浩轻轻一笑，没有搭腔，姆依可顿时担起了心事。她可不知陆湘舞的身份，只觉路遇的这位小娘子体态风流，婀娜多姿，姿容不但妩媚，衣饰打扮明显也是大户之家的身份。杨浩不欲与她见面，却又随她出城，却难猜测两人以前的关系了。

如果这位俊俏的小娘子是自家老爷的旧相好，那……这样身份、姿容的女子，岂是肯为婢为妾的？此番老爷衣锦还乡，两人一旦旧情复燃，那唐姑娘的地位可就岌岌可危了。姆依可此时心中亲近的，除了杨浩只有唐焰焰一人而已，一觉杨浩态度暧昧，她立即起了护主之心，悻悻然道：“不过……这位小娘子虽然貌美，比起唐姑娘来，却是差了不止一截半截。”

杨浩自然晓得她弦外之音，他一路随着陆少夫人的车子出城，想起杨氏和冬儿来，心中悲苦不已，却被这小丫头的天真心思给逗笑了。他横了姆依可一眼，冷哼道：“自作聪明的丫头，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姆依可红了脸，吐了吐舌尖不敢应声。杨浩轻轻叹息一声，拢起袖子，一脸落寞地靠向椅背，闭起双眼淡淡地说道：“我和她……并无什么干系，我只是……见到了她，便想起了一些人、一些事罢了……”

车子出了城，在雪路上“吱吱嘎嘎”地颠簸着，陆少夫人坐在车内，手托着下巴，望着半卷窗帘外的一片苍茫旷野痴痴出神。

她现在还住在丁家大院，丁承宗被丁玉落带到下庄休养之后，陆湘舞心中有愧，不敢日日与他相伴，便寻个由头仍住在丁家大院里。虽说此举招来不少非议，有损她一直树立起来的贤淑之名，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如今丁家大院的房契也已过户到他人名下，开春之前就得全部交割出

去，丁家在霸州的产业只剩下丁承宗休养的那家下庄别院。丁玉落已经放出话来，绝不随那卖掉祖宗基业的忤逆子往开封去，要带着自家兄长在那幢下庄别院度日，弄得陆湘舞心中惶惶，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

想到这里，陆湘舞心头一阵气苦。刚嫁到丁家的时候，她是何等尊荣的少夫人啊，可是如今……如今算是个什么身份，又能在人前摆出什么身份？那时候，正是新婚燕尔，可是为了丁家家业，丁承宗仍是时常外出，走一回至少就得十天半月。她正青春年少，又是天性活泼，自做了这少夫人，高墙大院都出不去，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被她看熟了、看厌了……

正是寂寞无聊的时候，她那小叔子向她花言巧语地发起了攻势。丁承业与她年岁相仿，又不似他兄长一般不拘言笑，端正无趣，说起琴棋书画、弄竹调筝，骨牌蹴鞠那些本事来，更是无一不精，一来二去，也不知被什么鬼迷了心窍，竟然半推半就地任他占了自己身子。原以为自己把一腔情意都投注在他的身上，纵不能得个名分，也能得他呵护怜爱，长相厮守，谁知道……

陆湘舞在心底苦笑一笑：“谁知道那个小冤家，到了手便不再珍惜。花言巧语地要了我的身子，又软硬兼施地迫我与他同谋，做了那谋害亲夫的无耻淫妇。可如今他掌了丁家的权柄，便再不把我放在眼里，平日里对低贱的粉头，还要比对我亲热几分……”

“可恨我还执迷不悟，只道他还念着旧情，将五家解库盘给我父，是想让我父亲占些便宜。我费尽唇舌，劝说父亲变卖了绸缎铺子盘下解库，谁知道，五家解库说倒便全倒了，那些掌柜管事竟将解库财物抽离一空，只扔下一个空壳儿给我父亲，害得老父大病不起。我陆湘舞如今成了父母兄弟眼中的仇人，今日回去探望父亲病情，竟连……竟连大门都不能进去一步……”

陆湘舞泪眼涟涟，忽想起大管事雁九多年来一直督管五家解库，那些掌柜管事尽皆是他的心腹，怎会尽皆逃了？莫不是……这样一想，她便打了一个冷战，再也不肯深思下去。如今她孤苦无依，举目无亲，唯一的依靠只有丁承业一人了，如果丁承业真的是毫不怜惜地利用她，她可怎么活？

隔着一箭之地，杨浩的车子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眼看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杨浩轻声吩咐道：“往左边去。”

姆依可一听如释重负，欣然笑道：“咱们不追着她下去了吗？”

杨浩望向远处那隐约的山峦，眼中渐有朦胧的泪光泛起：“不，我们……去鸡冠山！”

鸡冠岭上，两座坟冢被皑皑白雪覆盖着。

坟前扫出三尺黄土地，几刀草纸，映红了坟前枯黄的野草。

灰烬化为飞蝶，绕着坟前的香烛供果盘旋一阵，随风飞散，飘入寒寂的野树林。

杨浩跪在杨氏坟前，耐心地将金银镲子一只只地丢进火里。穆羽低头盘算一阵，举步上前，悄声说道：“大人，要不要找人来捡金拾骨，把老妇人和大娘从这荒山里迁走呢。”

“迁去哪里？”杨浩随口一问，穆羽便是一呆。

杨浩说道：“我不想让她们随着我东奔西走，迁来迁去，待我安定下来再说吧。其实……真要说起来，这里是我和她们的故乡。不管我到哪里去，落叶归根，总是要回到这里的，坟茔也应该建在这里。可是，这个地方，我永远不想再来，这里给她们……也留下了太多的苦难记忆。我想有朝一日，把她们带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永远留在那里，可是现在不成，我还不知道我能落脚何处呢。”

姆依可脱口说道：“大人，那咱们把老妇人和大娘迁去芦岭州如何？”

杨浩看着在火中渐渐化为乌有的金银镲子，淡淡地说道：“那也得……等我能回去的时候再说。”

金银镲子丢进火里，火苗跳跃着，他的眸中似也有一簇火苗在轻轻地跃动着……

当灰烬已冷时，杨浩随手抓起一捧雪，在手中一握，那雪被握成了一团，就像一只梅子米粽。他把雪团轻轻放在冬儿坟前，向那两座坟茔又深深地望了一眼，转身便向山下走去，姆依可和穆羽忙随在后面。

山路崎岖，尽是积雪，上山不易下山尤难，杨浩走出未及几步，便高声唱起了一首歌，那首歌声调古朴、节奏简单，听在耳中却有种说不尽的苍凉悲婉：“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杨浩并不熟悉这首歌，歌只唱了几句便跑调了，但他唱得却是情真意切，那几句歌词反复唱起，裹着无尽的凄凉。姆依可轻轻地随在他的身后，听着他唱的歌，悄悄对穆羽道：“老爷唱的是什么，是一首祭歌吗？”

穆羽不懂装懂，说道：“那还用说，这么苍凉的歌，不是祭歌又是什么？”

“这不是祭歌。”杨浩忽地停下脚步回头一笑，“这首歌叫《子夜四季歌》，很好听的歌，是冬儿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以前，她只有在最开心的时候，才会偷偷地一个人唱这首歌。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开心地唱给我听，

现在，我只是唱给她听而已。”

杨浩转身前行，又从头唱起了歌词记得支离破碎、歌声也完全不在调上的《子夜四季歌》：“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姆依可慢慢地走在后面，看着杨浩萧瑟的背影，听着他哼唱的落寞的歌声，不知怎的，两只眼睛便慢慢地蓄满了泪水，心中有种莫名的哀伤。凭着一个女孩儿家的敏感，她似乎能读出杨浩悲苦的心情，可是却又说不出、道不明，于是那难言的滋味便只化作了两行泪水……

12

穆羽走着走着，不经意间看到，不禁吓了一跳。他看看杨浩没有注意，便小声嗤笑：“女人家就是喜欢哭，大人都没落泪呢，你哭个什么劲儿？”

姆依可扯起衣袖擦擦眼泪，横他一眼道：“我高兴，你管得着？”

“大官人，老身打听明白了。丁大少爷和大小姐，如今住在王下庄。王下庄是丁家的一处下庄别院，环境清幽雅致，而且离霸州城很近，这是为了方便延请名医。唉，这处庄园，如今已是丁氏名下的唯一一处庄田院产了。”

“婆婆辛苦了，王下庄里除了丁大少爷和大小姐，还有些什么人？”

“那庄子不大，除了村中佃户，就只是丁家一处庄园。庄园不大，只是三进的院落，有四个长工，一个灶娘，一对看门的老公婆，再加上小青、小源两个丫环，此外就只有大少爷和大小姐了……”

“小源？她原来不是侍候大少夫人的吗，怎么拨来侍候大少爷了？”

“这个……老身就不知道了，老身使唤了几个泼皮去帮着打听，那些小猢猻，哪里晓得豪门大院里的细致事儿。”

“唔……多谢婆婆，今晚，我要出去一下。”

夜深人静，王下庄。

为了迁去京城后，有雄厚的资本使他们迅速融入当地的商贾圈子，丁承业和雁九竭尽其能，不遗余力地搜刮，恨不得在临走之前把地皮都刮走三层，弄得是众叛亲离，众人侧目。丁家父子两代人，数十年才创下的好名声，以及与佃户、长工们融洽的关系，全都被这对狼狽一夕之间败坏殆尽。不过他们并不在乎这种自毁根基的行为，他们的心已经飞到比霸州豪华百倍的开封府去了。在他们想来，背后有唐家强大的实力支撑，一到开封府很快就能打开局面，成为那里的士绅名流了。

当丁承业从祖祠中请出祖宗灵位，连这座耗资巨大的祖祠也变卖掉时，